

莊勇

楊振寧的兩個主要爭議



諾貝爾獎得主、理論物理學家楊振寧院士於10月18日因病在京逝世，享年103歲。楊振寧院士被視為20世紀最具有影響力的物理學家之一，他的離世是中國乃至世界科學界的重大損失。連日來，世界各地華僑華人紛紛表示哀悼，並以各種方式紀念這位世界知名物理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。

楊振寧院士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，雖然早年加入美籍，但是對祖籍國中國的貢獻卻非常巨大。他對中國的貢獻包括搭建中美科學橋樑、創立清華高等研究院、幫助中國多所大學設立科研機構、重塑中國科研評價體系、幫助中國培養物理人才、優化科研經費分配機制、重塑學術倫理標準、促成重大科研設施建設、復興清華大學物理系，助力清華大學發展、培育科學文化土壤、增強中華民族自信心、傳播思想、讓國際正確認識中國以及戰略佈局新興學科。

然而，美中不足的是，楊老這一生中，有兩件事引起爭議，並令到一部分中國人對其很不諒解。其一就是他畢業後留在美國，並於後來加入美籍，許多人認為他選擇留在美國是對國家和民族的「背叛」。儘管如此，還是有不少人理解他這樣做的主要原因，是中國當時的技術和科學發展環境與西方國家存在差距。他自己也曾表示，選擇留在美國是出於個人學術發展需要，因為當時的中國科技環境無法提供足夠的學術支持；此外，他在不同場合都表示，希望有機會回國發展。

對於楊老當年的決定，不能主觀地將其視為「背叛」，而應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、歷史條件和個人發展需求來理解。就像咱們菲華社會，很多老華人在這裡賺到第一桶金後，並沒有衣錦還鄉落葉歸根，而是繼續留下來打拚奮鬥，他們同時也為了營商的方便而紛紛加入菲籍。然而，當他們把事業做大，並建立了自己的商業王國之後，就慷慨捐輸，回饋梓桑，大力支

持家鄉的各種發展和建設。同樣的道理，楊老也是為了能夠在科學領域裡有更多和更大的建樹，而選擇留在美國，惟他一直都是「身在曹營心在漢」。事實也證明，他當年在不同場合都表示希望有機會回國發展，並不是隨便說說；2015年，楊老放棄美國國籍，在晚年決定回國定居，並加入中國國籍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當年留美引發的爭議。

楊振寧院士另一件引起爭議的事，就是他跟第二任妻子翁帆的婚姻。楊老於2004年與翁帆共借連理，當年他82歲，對方28歲，兩人相差54歲。當時就有不少人對他倆的婚姻作出各種猜測和非議，甚至有人說楊振寧是騙了翁帆，他只是想在晚年能得到照料，更有人質疑翁帆嫁給楊老是為了財富。

然而，在兩人長達23年的婚姻生活中，不能難看出他倆在婚後表現出真摯的感情和陪伴，楊振寧的親友表示，他們在一起生活時非常親密和恩愛，翁帆在楊老晚年給予了很好的照顧，兩人的相處被很多人認為是真誠的。相信楊老在原配妻子杜致禮辭世後，若沒有續絃翁帆，根本沒有可能活得如此長壽。

翁帆不僅年輕貌美，而且非常有才華，她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翻譯碩士，還有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博士，憑這兩點來說，她在國內隨便找份工作，在任何一線城市買一套房子，是沒有任何經濟困難的。

有鑒於此，她嫁給楊老並不圖他有何，兩人應該是真心相愛。

筆者認為，男女之間只要兩情相悅，就能夠走在一起，翁帆確實一直陪伴著楊老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，如果沒有真愛，而實際上她也沒有得到任何額外的財富，她是不可能把自己的青春獻給對方。至於兩人為什麼會相愛，那是他倆的私事，我們沒有必要尋根問底，也無權過問。相信翁帆會因為未能繼續跟楊老一起生活而感到遺憾，但絕對不會後悔嫁給他。

10/22/25 (三)

胡濟衛

在凋敝與澄明之間的詩意棲居

——評阿未組詩《恰逢其時》



阿未的組詩《恰逢其時》以深秋為底色，以自然萬物為鏡像，在凋零與堅守、虛空與澄明之間，構建了一個充滿張力又極具哲思的詩意世界。這組詩不僅展現了詩人對季節更迭、生命輪迴的敏銳感知，更在物我交融的觀照中，完成了對存在本質的深刻探尋。

詩人在開篇《越來越多的草木在風中折斷》中，以「深秋」為時空坐標，通過「折斷的草木」「腐爛的果實」「死去的蝴蝶」等意象，勾勒出一幅衰敗與消逝的圖景。然而，詩人並非沉溺於悲秋之情，而是以「你不可能不」的排比句式，將讀者強行拉入這種必然的宿命感中，迫使人們直面生命的脆弱與無常。但就在這無盡的荒涼中，「槐花茶蘼的時節」和「枝繁葉茂的初戀」驚然閃現，彷彿在時間的斷層中打撈起一絲溫暖的記憶，暗示著消亡中蘊藏著重生的可能。

《藏起自己的人》進一步將這種對生命狀態的思考引向內在。「藏起自己」並非逃避，而是一種主動的退守與清醒的疏離。詩人在「溪水邊」「炊煙下」「廟宇外」這些介於世俗與超脫之間的邊緣地帶，進行著對「前生」的祭奠與對「虛空」的凝視。

「花朵在冷霜中熄滅/落葉在秋風裡失蹤」，個體的消亡融入自然的循環，生命因此獲得一種形而上的慰藉。

《在江邊獨坐》是這組詩的核心篇章，也是詩人哲學思考的集中體現。詩人將「獨坐」這一靜態行為與「一瀉千里」的動態境界並置，通過五個「約等於」的層層遞進，完成了一場精神上的嬗變。「順流而下」的江水既是時間的隱喻，也是滌蕩靈魂的媒介。最終，「肉身成塑」而「心已逃出」，詩人以近乎禪悟的方

式，實現了對塵世羈絆的超越。

《聆聽雪落無痕的憂傷》和《到此為止》則展現了詩人與世界的和解姿態。雪用「短暫又空洞的白」覆蓋河山，也隱藏起「未被人間識破的人」，這種隱藏並非消極的退縮，而是以「沉默」和「凍僵的話語權」守護內心的獨立。而「原諒」一詞在《到此為止》中的反覆出現，更是一種歷經滄桑後的豁達與慈悲——詩人原諒陰霾、虛空、噪音甚至平庸，實則是對生命本真狀態的深刻接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組詩並未止步於秋日的蕭瑟與冬日的冷寂。《我們會經過一個蕩漾人心的秋天》和《恰逢其時》猶如一道暖光，照亮了整體的灰調。詩人堅信「黑暗觸光而亡」，在「五顏六色的深秋」裡，陽光、溪流、瓢蟲、綠葉依然在「炫耀」著生命的熱情。而「恰逢其時」正是詩人與命運相遇的最佳狀態：在「涼風未至，殘陽未盡」的時刻，一塊「倔強的石頭」以其「安靜的溫度」抗拒著漸涼的天氣，詩人與之相遇，實則是在對的時間、對的地點，與一種堅韌的生命精神相遇。

總而言之，《恰逢其時》是一組在時間荒原上尋找存在意義的深度之作。阿未以詩人特有的敏感與哲思，在萬物凋敝中窺見生命韌勁，在虛空寂寂中聆聽天籟之音，最終在自然的律動與心靈的覺醒中，找到了一種「恰逢其時」的詩意棲居方式。這不僅是個人與世界的和解，更是生命在歷經滄桑後獲得的澄明與通透。

阿未，吉林省吉林市人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在《作家》《山花》《詩刊》《人民文學》《青年文學》《新華文摘》等刊發表作品，有詩作入選《中國詩歌精選》等幾十種選本。詩集《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來》獲中國作協重點作品項目扶持，獲吉林文學獎、《作家》詩歌獎，中國年度詩歌獎等獎項。

石少華

茶



從小喝茶。茶湯牛飲口中，生津解渴，但感覺有些苦。

第一次知道品茶，還是30多年前，與一位老行長的相交。那時我在一銀行工作。

老行長初來乍到我們單位任職。第一次見面，他給我泡了一杯茶。當幾片碧綠的葉子，放入透明的杯中，用開水一沖的時候，老行長似乎要考我一課，問我看到了什麼，我疑惑地說：「不就是茶葉和水嗎？」老行長笑了笑，拿著手中的杯子說：「你看，茶在泡的時候，肉眼可見茶水的清澈，君子要像茶水一樣清清白白做人。品茶，就要有著茶的高潔。」

老行長來自茶鄉，嗜好喝茶。來的時候，什麼都沒帶，唯獨帶了一套茶具和幾包茶葉。平日裡，他以茶會友，常邀上三五同仁、好友圍坐論道，休息時，家長裡短，國際國內，無所不涉；上班時，工作思路，發展願景，直抒胸臆。人到茶溫，人來茶暖。老行長濃厚的鄉音和舉手投足間散發出的茶的芬芳，常常給人靈光乍現的感悟，讓我平凡的人生多出了一種陽光的味道。

有茶相伴，大家卸足了勁幹活，枯燥單調的工作在氤氳的茶香裡被過成了達觀詩意的生活。

老行長是落實政策返回到工作崗位上的，「文革」時因所謂的歷史問題被開除原籍務農。當我們為他目前安排的職務比他被開除前的職務還低而鳴不平的時

候，老行長也不言語，只是用滾燙的開水沖泡著壺中的茶葉，但見茶葉上下翻騰，緩緩舒展，千姿百態。老行長說喝茶其實就是兩個動作，拿起、放下。人生沉浮，猶如一盞茶水，可上可下，沉時要坦然，浮時要淡然。和老行長在一起，你能感覺到來自他骨子裡的那份獨有的執著與情懷。

有一段時間，有些地方公款大吃大喝、鋪張浪費講排場的現象比較嚴重。老行長不為所動，他倡導清廉之風，以茶代酒來待客，口裡常念叨「茶淡更顯人情濃」「茶亦醉人何必酒，清茶一杯也醉人」。單位開會或開展集體活動，也是簡約清廉的「茶話會」「茶拜會」。

老行長的清廉質樸，招致了一些人對他的不滿。許多話說得還很難聽，連我們都聽到了。但老行長置若罔聞。他常常一人得幽，獨酌香茶，讓清澈的茶水流入口中，蕩滌心田。

老行長和我私下聊道，一個人的人生演變或許就是從一餐飯、一條煙開始的，悟茶以靜心，才能拒絕浮躁、保持穩重、不丟根本。

說實話，老行長開始給我說這些話的時候，我認為他是小題大做，是說教，雖然表面點頭，但內心其實並不認同。直到兩年後，與他同級的幾個同僚和上面的一位領導因為經濟問題銀鐐入獄時，我才如夢方醒。

老行長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，未吱聲，陰沉著臉，一個勁喝茶。坐了許久，忽然起身，當即在辦公室揮灑筆墨，行雲

流水寫下一幅「一杯清茶問古今，兩袖清風為養生」的書法。這時，我才真正體會到老行長以茶清心、養性，看淡世事，放空身心的妙處。

杯裡乾坤大，壺裡日月長。反腐倡廉，茶乃其中一劑「良藥」。

後來，我還有一段廣東工作的經歷。大家都知道，廣東人愛喝茶，無論大街小巷，茶香就像一個四處飄蕩的精靈，如影隨形。我工作的地方，街面上有許多茶葉店，那天為買茶葉，不知道怎麼就偏偏走進了這家叫「茗香閣」的茶葉店。店內有綠茶、花茶、紅茶等各類茶葉，品種甚多，琳琅滿目。店主姓郭，約五十多歲，見我進店，並不急著做生意，只是讓我落座喝茶。我輕抵一口：「苦茶？但品來清香。」郭老闆微微點了點頭。在廣東喝鐵觀音、紅茶者多，喝苦茶的少。苦與香，是一種多麼巧妙的結合。

那時我一個人廣東，每天下班後，無處可去，茗香閣就成了我憩息閒坐的地方，一來二去就和郭老闆混得很熟了。郭老闆和我以茶示禮，品茶暢敘，常常是一壺香茗把盞中，絲絲幽香沖淡浮塵，潤澤心靈，超塵脫俗。

人有三醉，酒醉、煙醉和茶醉。茶醉是最厲害的。茶能喝到醉，即入了境界。

又是一次茶醉，郭老闆敞開心扉，打開了話匣子。他開頭一句「曾經我連喝茶的資格都沒有」的話，令我愕然。原來郭老闆曾經為官，四十歲不到就成了某省最年輕的一名副廳級幹部，最終卻因沒有把握好自己的手，惹了劊子，而茶是得天地之精華、鍾山川之靈秀的自然天成之物，只有品行端正、具有節儉美德之人適宜飲用。出獄後，他來到廣東開了這麼一家茶葉店，目的就是想修身養道，反省自我。

茶香裊裊，馥郁襲人。泡茶時，有一道工序叫洗茶。郭老闆邊為我示範，邊說這是要我們學郭老洗掉內心的浮躁和污

濁。

接過他給我倒的一杯茶，品了一下，他問我品出了什麼，我說清甜醇香，他說喝茶不僅聞香識味，而真正論而道之，得講究一個「悟」字。品茶的過程就是收斂慾望、沉澱思緒的過程。茶香是泡出來的，人品是修出來的。

我們邊聊邊品，品味四季蘊味，品淡人生精彩。經常茶過三巡，郭老闆就要倒掉重換新茶，並借茶喻事：「不執於苦，不執於樂，不悲過去，不貪未來，人生後浪推前浪！」然後，指著眼前的茶葉說：「擇茶、選水、配器，決定權在自己手中。人心非琴瑟，不可能心無一物，了然無塵，要認清自己，把握自己。」郭老闆說苦茶的茶湯入口，口中流轉的是份濃厚的感動，味苦卻是甜。他喜歡苦茶，是因為他珍惜甘甜。

我非嗜茶之人，更非懂茶之人，但喝茶之種種，包括飲茶、品茶、賞茶、茶藝、茶道等，我均感興趣。茶裡人生，郭老闆歷經歲月的滄桑，感悟到了生活的真諦。

和光同塵是境界，幽蘭滿懷是境界，煮茶烹茗也是人生一味。幾十年下來，我嘗試過毛尖的純嫩，領略過碧螺春的沁香，品味過龍井的清冽，沉醉于普洱茶的醇厚和黑茶的悠遠。祖國大江南北的茶幾乎都被我嘗了個遍，但還有一種「茶」沒有喝上，那就是民間常說的被紀委、公檢法部門「請喝茶」。數十載金融和經濟管理工作，我放過貸款，批過費用，審過項目，管過物資。自律如茶，品茶恬淡清香。

「歷盡艱辛成極品，自甘恬淡散清香」。平淡的水，融進數片簡單的茶葉，就成為茶；平常的生活，有了一顆茶一般恬淡自如的心，就有了一份淡泊如茶的人生。廉如深山幽蘭，不言自芳；欲似長堤螻蟻，無孔不入。心中有一片桃紅柳綠的明媚，才能靜心品茗甘甜的清廉茶香。

謝如意

只要你也想念我



人生本來，苦難已多，再多一次又如何？向著那夢中的地方去，錯了我也不回頭。我不怕旅途孤單寂寞，只要你也想念我，我不怕旅途孤單寂寞，只要你也想念我。

說話可以人云亦云，呼聲可以跟風競高，可是，我們自己心靈裡的舒適度只有自己清楚。

至少我們還應該明白，是我們的主觀固執一意孤行，頑固不化無可救藥，還是我們透過事物的表象看本質，雖未必說穿也洞若觀火心如止水鑒常明。

那些為非作歹頑固不化的貪腐分子，

也可以洋洋自得地唱起這首歌，也能夠與他們狐群狗黨拳行令一唱一和響聲輕狂，但是伴隨他們的歌聲敲響了他們生命和愛情事業的喪鐘，又有何可取？

最後一個想念他的無非是飽食終日攻乎異端的行屍走肉，留給人間的是椿椿罪惡罪責難逃，多如雜毛的荒蕪慘不忍睹。

也有人唱著這首歌，一馬當先披荊斬棘衝鋒陷陣，面臨絕境不改初衷一如故我，如一座孤危險峻的山峰高聳入雲，令其下陋俗野人高山仰止望塵莫及，唱這首歌就是一支自信滿滿，事業鋒芒所向無人匹敵的真境，讓人感受到他們那別出心裁獨樹一幟的能力，那高風亮節與眾不同的氣韻，那誰也奪不去的正氣和大智慧，永

遠陪伴他們不僅巍然屹立在大地之上，而且翱翔在無垠的太空裡同氣相投，伴隨著日月光輝生生不已，默默流芳！

就在那樣一種實實在在而又超凡脫俗的時刻裡，能夠還在想念他們的人，都是社會上潔身自好的高潔之人，都是生活中的有情有義之輩，都是生活中能夠出類拔萃獨當一面的幹練雄才！

所謂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當以同懷視之」，讓這種豪氣干霄，壯志凌雲的人想念是一種榮耀和激勵，也是一種「求其友聲」的適得其人，足可以為與惡魔鏖戰鋪平前進道路，建功立業于朗朗乾坤。這也才是歌聲伴著精神曼舞，心思駕著碩果齊飛的境界。

只要你也想念我。這個你是個統稱不是單數，這種想念不只是皮毛的想念，而是深入

骨髓的交流。所謂「道不同不相為謀」，這種想念，是一種志同道合在生活中織出的絢麗畫卷，舒展在藍天大地之間光輝燦爛，扣響在人們心頭悅耳悠揚！

2025年10月17日晨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東溪村溪橋邊榕樹下

菲律濱商報
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
營業部：227 Dasmarinas St., Binondo, Manila
電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
傳真：82411588
電郵地址：siongo@gmail.com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member:UPMG GROUP

